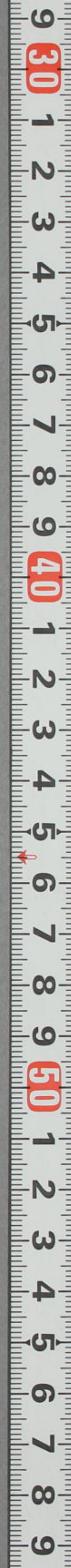


輔儲編

二



3825
2

輔儲編卷之二

東都

南總

宇惠子迪

岡故完伯固

輯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
稟聰睿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
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
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
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丞
丞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
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



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濤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過偽辯於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隨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前世者

素恐索誤
依前後文
例於當作
之

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摅狂狷之思魏下蘭贊述太子表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素之祕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

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
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
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
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
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
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
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
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
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
乘此休風

乘此休風

魏卞蘭贊述太子賦

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
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
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
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世永載明明
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
祇承予聽

魏曹植皇太子生頌

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
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
書出從騎射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
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大傅張溫言於權曰夫

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刀玄羊衡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間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挫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吳志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於二傳執子弟禮二傳入見太子詣崇賢門迎太子爲二傳拜合答拜入坐對坐文事類聚外集引張勃傳

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傳禮儀不同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教前世之令典也何論臣與不臣其令太子拜之事文類聚外集引晉書

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

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
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
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
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
洪業增輝日月實爲光大也表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
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
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傳臣司訓敢告君王
晉傳玄太子少傳箴

齊獻王攸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

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
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
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
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
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
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
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
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
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
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

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觀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閭晉書齊獻王攸

傳

愍懷太子之廢也平樂鄉侯閻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牒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

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

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
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
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
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
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
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
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
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
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
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

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
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
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
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
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
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
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
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
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
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

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
未晚也臣素寒賤門無方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
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
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閤寺慙慙之
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
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
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
棺絮伏須刑誅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禮置太子居
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
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纘

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
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
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爲
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
弟若吳大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
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
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賤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
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
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
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

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宦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乃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

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晉書閭續傳

惠帝時江統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

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傳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

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米稼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簞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縣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

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者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王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功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

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藉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菓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

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

晉書江統傳

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僚屬莫與爲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疏切諫太子納焉

晉中興書

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語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敬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言自撼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烝烝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宴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晉溫嶠侍臣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其大人長物繼天接

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庶士傾
風萬流仰鏡二其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憬集抱智
鑒至踵門陳書躡其齋獻器澡身玄淵宅心道秘其伊
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
從經志過彼前文矩周規值其正殿虛筵司分簡日
尚席函丈丞疑奉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妙識幾音
王載有述其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
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獻終
襲吉其即宮廣譙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
比彥有乾酒澄端服整弁其六官視命九賓相儀纓

笏帟序巾卷充街都莊雲動野旭風馳倫周伍漢超
哉邈猗其清暉在天容光必照物任其情理宣其奧
妄先國胄側聞邦教徒愧微冥終謝智效其宋顏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
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
太子皇子有師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
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
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
凶慝雖有師傳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

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資治通鑑宋紀第二裴子野論

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勅

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平御覽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慙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

問疑案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王折何追星積靡續地
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諸緱山之駕不返臣
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
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
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
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
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
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
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為通制事踰信次義舉晨省一

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梁
昉為皇太子求一日一朝表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
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為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游
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慙五稱
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
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大傳以之陳訓敢
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
元良繼體麗正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
荀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
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
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
損之又損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疚甘言
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
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于
前星拒鬯由于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閤寺後周王褒
皇太子箴
後周武帝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旣無令德惟昵近
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

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
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
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欽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
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
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
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
夫歷代名臣奏議

蕭圓肅字明恭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圓肅以任當
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

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
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
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
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
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
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
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
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
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
勞問周書蕭圓肅傳

隋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虛已敬憚時唐令
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令則以絃歌教內人行
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
間哉令則甚慙太平御覽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
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
危亡之患也貞觀政要論太子諸王定分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

然但弱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特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卽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同上

日一作月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大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施號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諸君料物

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死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旣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上同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爲我言之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卽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旣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闕閤多由此作其王

府官寮勿令過四考同上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李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爲太子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貞觀政要論尊敬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貞觀政要論尊敬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

黃帝學大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同上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

德使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
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精選師傅令其式
瞻禮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
人同上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太宗謂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
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
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
選爲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

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時議善之也同上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
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
詔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
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
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同上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爲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
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
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
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

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曾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千籥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夔而加裕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

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卽叙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卽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

長河韜映摘玉華於仙杳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今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諸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

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偏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末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傳已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疎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案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

循前躅稍仰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同上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或時有舛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爲說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

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爲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卽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貞觀政要論教戒太子諸王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

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鑒上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戾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爲自古諸戾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

分二十五子舜舉一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入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記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

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罔之勲庸淮南東阿之才俊推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爲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

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爲立身之本同上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

之徒覆亡非一並爲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等
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爲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
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夢中見一人
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爲仰其德也向若夢
見桀紂必應斫之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
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郭林宗黃叔度雖是布衣今
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
貴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爲君子行惡事則爲小人當須自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同上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
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
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
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判
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
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
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
愆過爾同上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譟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夫爲臣子不得不慎同上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閩州勞

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輿人興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同上

輔儲編卷之二

